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长恨歌》诗性语言的英译再现研究

赵亦非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本研究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视域, 基于“求真 - 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探讨《长恨歌》白睿文、陈毓贤英译本对原作诗性语言特征的再现。研究发现, 面对高度诗化的语言挑战, 译者在四字格、句式韵律、隐喻修辞及古诗词再现中, 尝试在核心意蕴的“学术求真”与表达习惯的“审美务实”间寻求动态平衡。这种行为特征折射出译者在专业还原责任与跨文化传播使命间的社会化调控, 不仅较大程度复现了原作的诗意韵味, 也为中国当代小说“走出去”提供了平衡翻译质效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

译者行为批评, 《长恨歌》, 诗性语言

A Stud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oetic Language in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Yifei Zhao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June 11,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Truth-seeking-

Utility-attaining” Model,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poetic linguistic features in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by Michael Berry and Susan Chan Ega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highly poetic linguistic challenges, including four-character structures, syntactic rhythm, metaphorical rhetoric,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the translators consistently seek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academic truth-seeking” in core meanings and “aesthetic utility-seeking” in idiomatic expression. Thi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 reflects the translators’ socialize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fessional restoration and the miss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not only accurately reproduces the poetic charm of the original work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balancing translation quality and effect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globally.

Key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Poetic Langu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也是其魅力之所在[1]。王安忆曾自述，《长恨歌》风格写实，但语言却诗意细腻、“密不透风”——像国画里的“皴”，韵味绵长[2]。她将诗性表达融入日常叙事中，使琐碎的市井生活场景呈现出浓郁诗情，让《长恨歌》在众多描写上海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尽显沪上南方诗学风格与叙事美学”[3]。

2008年，美国汉学家白睿文与美籍华裔学者陈毓贤合作译成《长恨歌》英译本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该译本不仅获得了美国“罗伊斯·罗斯翻译奖”提名，更助推王安忆成为首个入围英国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被西方评论界誉为“一部真正的经典”[4]，可谓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成功案例。然而，《长恨歌》高度诗化的语言特征，给跨语言转换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译者如何在英语语境中再现原作韵味，既“求真”于语言的诗性特质，又“务实”于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成为英译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其译者在作品诗意化语言再现方面的可取之处势必对提升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水平具有启示意义。

学术界对该译本的关注已从多个维度展开。在译介传播层面，李莹与孙会军[5]及王文强与刘婷婷[6]等学者探讨了译本成功获得较好接受效果的原因，总结其对中国文学译介的启示；岑群霞[7]则利用场域理论揭示了译者、作者与出版社的协同作用。针对语言风格的微观再现，薛梅[8]、张颖[9]分别从隐喻认知、俗语翻译等视角切入，肯定了译者对异域文化意象的处理策略。此外，凤羽与冯庆华[10]及吴赞[11]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译文中上海城市形象的跨文化建构。海外学界虽有 Baochai Chiang 与 J. B. Rollins [12]、Francine Prose [13]及 Michael Hockx [14]等人撰文盛赞译文质量，但多侧重于文学主题与女性视角剖析。

纵观现状，上述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译介传播及微观语言特征等角度，缺乏对《长恨歌》诗性语言特征的整体把握，也未能深入揭示译者在处理多种诗性元素时的行为逻辑与权衡机制。鉴于此，本文将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考察英译本对原作整体诗性特征典型案例的再现情况。研究旨在揭示译者的行为特征与处理策略，以期为《长恨歌》翻译研究拓宽视角，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在整体性和理论深度上的不足，也为中国当代小说“走出去”提供实践启示。

本文对《长恨歌》诗性语言的考察,选取四类出现频繁、诗学功能突出的语言现象作为切入点——四字格词语、长短与复查句式、隐喻修辞以及古典诗词化。通过对这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可对原作诗性语言的整体特征形成较为具体的把握。

2. 理论依据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由我国学者周领顺提出,其研究核心为“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化及其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15]。在翻译研究迎来“文化转向”后,这一批评范式突破了以往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思路,将研究重心转向译者主体,突出翻译活动本身具备的社会属性,并从译者行为与译文质量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对增强翻译批评的完整性、客观性与公平性,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16]。

这一理论将翻译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思路相结合,构建了“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其中,“求真”指译者为达成服务读者与社会的现实目的,完整或部分挖掘原文语言所传递的真实含义;“务实”则是译者在挖掘原文意义的前提下,为满足现实需要而采取的相应态度与处理方式[17]。译者作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个体,“不仅具有语言性的属性,同时也拥有社会性的属性,兼及服务‘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的双重责任”[15]。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受到原文与作者约束的同时,又要考虑读者与社会的现实需求,从而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自提出以来,已在多个小说英译研究领域得到应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乡土语言的域外转换、风格传译与文学性再现、典籍英译及同一原文不同译本的对比分析等方向。其中,该理论的提出者周领顺[18]曾以葛浩文的乡土语言风格翻译实践为对象,考察了译者在确保信息通达与再现乡土风格之间的行为倾向。付满与贾柯[19]则从风格传译视角,对《神雕侠侣(卷一)》张菁英译本在词汇语境、句法结构、章法逻辑和修辞格标记四种风格符号上的换码策略进行了译者行为分析。

本文所关注的《长恨歌》诗性语言,在问题性质上与风格再现研究具有共通性。因此,“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为考察《长恨歌》诗性语言英译中“忠于原作诗学”与“顺应读者接受”的平衡提供了适切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白睿文、陈毓贤在处理四字格结构、句式韵律、隐喻修辞及古典诗词化用等诗性元素英译时的行为动因与策略选择。

3. 《长恨歌》诗性语言再现中的“求真”与“务实”

3.1. 四字格

作品中丰富的诗性要素,赋予了文本独特的审美意蕴,生动勾勒出上海的地域风情与文化特色,对西方读者构成独特吸引力;同时,王琦瑶等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细腻描摹,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5], p. 67)。因此,译者在处理四字格、句式韵律、隐喻修辞及古典诗词化用等诗性特征时,既要尽力回应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再现原作的美学质感与深层内涵,又须考虑异域读者的认知习惯与接受限度,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审慎权衡。本文将从以上四个维度入手,选取典型案例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取向与策略选择。

汉语“四字格”指由四个汉字组成的词序固定或非固定词组,通常形式简洁、结构凝练、涵义深刻[20]。《长恨歌》中四字格的使用极为丰富,尤其是ABAC式四字格,形式齐整、气韵典雅,简短的结构中隐含着丰富意象,既为原作增添了文化意蕴,又强化了节奏美感。然而,由于中西文化背景与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译者需针对不同情景,采取变通的译法,既传达其本意,又保留其诗意。

例1 原文:……于是流言便漫生漫长。[21]

译文: ... allowing gossip to prosper and proliferate. [22]

例 1 中“漫”字的本义是水势盛大、漫溢流淌。“漫生漫长”描绘了流言如水流般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捕捉,渗透进弄堂的每一个缝隙,在暗中无限滋生。但是英语中缺乏同时承载“数量增长”与“水流蔓延”意味的词汇,译者若执着于意象层面的求真,很可能生硬造词或解释过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译者选用“prosper”和“proliferate”两个词,表明了流言在数量上的旺盛增长,但舍弃了“漫”字中暗含的水流意象。同时,两个“漫”字的重复,形成回环荡漾的余音,产生水流般的平滑与舒展之感。为了保留字面之下的诗意音韵,译者将“prosper and proliferate”两个词并置,以相同的“pro-”前缀形成头韵,读来有一种连绵不绝的节奏感,仿佛流言真的在话音落下之后继续向远处扩散。这是译者在求真与务实间的一次艰难权衡,丢失了“水”的画面,却保留了“流”的韵律,使读者仍能从音韵中感受到上海弄堂的独特风情,可视为一种可能的音韵补偿。

例 2 原文: 虽是无根无凭,却是有情有意。[21]

译文: Baseless and unreliable as these rumors may be, they are not without a certain warmth of feeling. [22]

“无根无凭”和“有情有意”两个四字格构成一组对仗,前句用“根”和“凭”两个具体意象来说流言的虚无,后句用“情”和“意”两个抽象概念来说流言的温度。译者将“无根无凭”译为“baseless”和“unreliable”,用两个抽象形容词清晰传达了“没有根据”的语义,再次放弃了“根”这一具体意象,体现出译者在处理汉语具象表达时一贯的务实取向,确保英语读者无障碍理解。同时用“and”连接两个并列词语,努力保留汉语的对仗节奏。“有情有意”其实就是“有情意”这三个字被拆开铺展成了四个字。这一拆一铺,强化了语气、制造了停顿。在翻译时,译者并未在字面上完全对应“情”和“意”这两个字,也没有保留对称结构。但为了展现出类似的强调和拉长,译者尝试用“warmth of feeling”,让抽象的“情意”有了温度,使英语读者得以感知弄堂流言中的人情冷暖。

翻译 ABAC 式四字格时,凝练结构下的暗含意象往往难以直接移译。译者通常会选择舍弃意象,主动向务实端偏移,以确保读者的理解接受;同时从音韵、节奏或表达方式上寻求补偿,甚至通过具象化表达让抽象概念变得可感,让原文的诗意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3.2. 句式韵律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王安忆尤其擅长两种句式的运用:一是长短句的交错,二是复沓句式的铺陈。这两种句法给文本带来了节奏韵律与形式美感,正是《长恨歌》诗性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英语的句法结构与汉语不同,长短的自然节律难以对应,重复过多又可能被视为冗余,译者如何复现这种诗性律动是一道难题。

例 3 原文: 灯光暗下,红盖头罩上,再从头上起。再一遍来起就有些人事皆非了。[21]

译文: The set lights went dim, the crimson veil went back over her head, and they took it once more from the top. As they redid the scene, everything grew fuzzy. [22]

例 3 中,前一句由三个短句连排而成,每个短句都是一个干脆的动作,句与句之间只靠逗号牵引,形成一种急促机械的节奏,如镜头快速切换,像命运不容喘息地推进。读者几乎能看见灯光熄灭的瞬间、红盖头落下的瞬间、导演喊“再来一遍”的瞬间,三个画面叠在一起,压向王琦瑶。后一句“再一遍来起就有些人事皆非了”,这是一个稍长的句子,节奏陡然放缓,把前面急促的动作流收束于一种恍惚的余韵中。这种节奏上的张弛变化,从压迫推向虚幻,让读者在阅读中经历了从快到慢、从动到静的体验,从而感知王琦瑶内心从紧张到恍惚的转变。前一句中,译文用三个并列分句对应,每个分句主语明确,

以“物-物-人”的转换再现了原文不断切换的画面。但是,由于英语语言形合的特点,译者须用“and”连接三个分句,在语法上更流畅,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短句叠加的急促感。笔者认为这是向英语句法规则的务实妥协。但在后一句中,“人事皆非”并未直译为“people and events are no longer what they were”这类冗长的表达,而是选择用“everything grew fuzzy”三个词干脆收束、简短有力。“短短长”的句式在译文中重现为“长-短”的节奏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文损失的短句节奏感。

例4 原文:醒着,扰你的耳目;睡着,扰你的梦;做女红,扰你的针线;看书,扰的是书上的字句。[21]

译文: When you awaken, they assault your eyes and ears. They plague your dreams as you sleep. When you are at your needlework, they pull at your needles and thread, and as you read, they play with the sentences on the page. [22]

例5 原文:她是万紫千红中的一点芍药样的白;繁弦急管中的一曲清唱;高谈阔论里的一个无言。[21]

译文: She was the single white peony amid a sea of violet and crimson. Hers was the only unaccompanied vocal piece in a long program of orchestrated medleys. She was a haven of silence in the midst of bombastic debates and ramblings. [22]

这两例重复句式体现出译者对汉语节奏特征的敏锐把握。例4中,每句都以“醒着”“睡着”等并列的状态词开头,形成了齐整的复沓节奏。译者用时间状语从句与之对应,但并未机械重复同一句式,而是通过“when”与“as”的交替使用,在保持平衡感的同时,避免了英文中句式重复的单调冗余。“扰”字带拟人色彩,译者根据不同的情境与情绪,将其译为各具神韵的短语“assault”“plague”“pull at”“play with”,动词力度从重到轻,让句群节奏有了起伏。例5中,三个平行句以“万紫千红”与“白”“繁弦急管”与“清唱”“高谈阔论”与“无言”形成对照,暗示王琦瑶虽容貌出众,在聚会中却不显山露水,自有一份不骄不躁的沉静。每句中的四字格均被处理为“sth. of sth.”的介词短语,保留了原文的节奏美感。同时,译者对“点”“曲”“个”等不同量词进行了差异化处理,让相同的短语结构容纳了多样的意象。尤为精妙的是,三个“一”字选词各不相同,愈发凸显出王琦瑶在喧嚣中的独特形象。

3.3. 隐喻修辞

“隐喻作为一种辞格,实际上就是将某类事物看作另一类事物,”[23]通过建立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关联,使语言获得超越日常指涉的表现力。在《长恨歌》中,这种映射关系在文本层面多通过“是”“也”等喻词,呈现为典型的暗喻句式。王安忆将抽象的时间、记忆与情感化为可感可触的意象,同时赋予日常事物深刻的审美内涵。

例6 原文:她眼睛里的衣服不是衣服,而是时间的蝉蜕……[21]

译文: ...to her they were not mere clothes, but skin she had sloughed off over time...like the shells of a cicada. [22]

此处隐喻围绕“蝉蜕”这一核心意象展开,将女性衣物与生命流逝相连。蝉蜕既是具象的物,又是时间的隐喻载体,褪去的衣物就如同逝去的年华。译者将原文暗喻“是时间的蝉蜕”处理为明喻,添加比喻词“like”,译为“like the shells of a cicada”,保留意象。同时在前文添加解释性信息“skin she had sloughed off over time”,通过显化补偿“务实”于英语读者对“蝉蜕”文化内涵的陌生。“sloughed off”本就有“蜕去”之意,与“蝉蜕”形成语义呼应,而“skin”则将抽象的“蝉蜕”具象为“蜕下的皮”,使英语读者能直观感受到衣物与身体、时间与生命的直接关联。这种处理使意象的象征含义在语境中自然呈现,既回应了读者对陌生文化意象的好奇,又不使其因理解障碍而止步。

例7 原文:它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是静河里最强劲的暗流、主宰河的走向,甚至带有源头的性质。[21]

译文: However, doorbells tend to be snappy, assertive, overbearing. They are undercurrents powerful enough to affect the direction of the river. [22]

门铃,是爱丽公寓寂静中的唯一变数。原文通过通感隐喻,将门铃之声映射为视觉意象“静河暗流”,强化其主宰命运的象征意味。译者将“静河里最强劲的暗流”译为“undercurrents powerful enough to affect the direction of the river”,精准再现了原作的通感力度。针对“源头性质”的省译,则是合理的逻辑取舍。汉语意合逻辑允许意象从动态“暗流”向物理“源头”跨越,但英语隐喻强调逻辑的闭环与连贯。前文中,译者已通过“snappy”“assertive”“overbearing”这一组层层递进的拟人化词语,与“powerful enough to affect”构成连贯的拟人逻辑链条。若强行翻译“源头”,可能需要重建“主宰者”与“发源地”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拟人化的意象再次物化,处理不当反而生硬。

隐喻修辞翻译时,面对文化负载深厚的喻体,译者往往增译解释性信息或调整比喻形态,如化暗喻为明喻,既确保了意象的直观可感,又有效填补了文化认知的空缺。在处理复杂的跨感官映射或意合逻辑时,译者依据英语逻辑习惯进行适度取舍与重构,避免因机械直译导致的生硬感,确保了核心隐喻在目标语境下的冲击力与连贯性。

3.4. 古诗词化用

王安忆《长恨歌》对古典诗歌的化用,构成了小说诗性语言的重要维度。综观全书,所涉诗作上溯《诗经》,下至清诗,白居易、苏轼、李白、李煜等名家名篇频频出现于文本各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古典诗歌的化用方式颇为独特,不同于传统的直接征引,而多采用“嵌入式”改写[24],将古典诗句融汇于白话叙述之中,使古诗意境与小说情境相互生发。这种化用方式既唤起了读者的历史文化记忆,也赋予市井日常以悠远诗意,形成古今交织的独特审美效应。

例8 原文:长恨歌

译文: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书名《长恨歌》就是对白居易同名叙事诗的深层化用。“长恨歌”三字,取诗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每句第二字组合而成,既暗示女性命运的绵长遗恨,又呼应穿越古今的情感共鸣。王安忆称,她“刻意”借用这一带有帝王叙事色彩的题目,正是为了通过唐明皇与杨贵妃“货真价实”的恨,来反衬现代都市中平民女子命运的无常与琐碎,试图在“大题目”与“小故事”的强烈对照中,构建一种深层的艺术反讽[25]。这种宏大与微观、古典与现代的错位对照,赋予了文本一种独特的诗性张力。

白睿文在书名的处理上表现出了对原作艺术灵魂的极致求真。译本完成后,多家美国出版社试图以 Miss Shanghai 或 The Daughter of Shanghai 等噱头来换取销路。但是他坚持使用直译标题,拒绝通过牺牲文学深度来换取市场热度。白睿文的直译选择,使“Everlasting Sorrow”这一译名仍能传递核心意象,尝试引导读者在王琦瑶与杨贵妃的命运之间建立联想,努力接近原作的语义内核与情感基调。

同时,为了回应目标读者的认知需求和市场需求,白睿文在保留主标题意蕴的基础上,巧妙增补了解释性副标题“A Novel of Shanghai”。这一副标题的增译不仅点明了该书的“都市文学”题材,缓解了异域读者初看标题时的疏离感,更在“怀旧热”的全球背景下实现了迎合受众的合理务实,最终达到“求真”与“务实”的有机统一。

例9 原文:……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21]

译文: ...with doors that look as if not even an army of ten thousand could force their way inside. [22]

例10 原文:它还有无穷的活力,怎么也扼它不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21]

译文: It also has boundless energy—nothing can kill it dead. Wildfires burn but, come spring, the grass will grow again.

[22]

王安忆在描写上海西区公寓弄堂的封闭性与“流言”的顽强生命力时,嵌入式化用了李白的《蜀道

难》以及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为弄堂生活赋予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就例 9 而言，译者并未平铺直叙地描写门户之牢，而是抓住了原句中“万夫莫开”的军事冲突意象，使用动态叙述“force their way inside”替代静态形容词组“...的架势”。这种处理将抽象的“封闭性”转化为具象的对抗场景，使西方读者在叙事流动中更直观地领略到弄堂环境的森严与戒备。在面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诗句时，译者没有采取意译或简化的方法，而是选择了近乎字对字的还原。同时，译文增译了原文未点明的“野草”意象，暗示了流言如同“野草”般无限生长的韧性。然而，英语句法更强调逻辑衔接。若机械复刻汉语原诗的对偶结构，极易造成句式僵化或翻译痕迹过重，反而削弱了译文的文学感染力。为此，译者舍弃了原诗的对仗结构，采用“but”显化英文逻辑，同时用倒装结构“come spring”使得译文更加简洁流畅，缓解了异域读者的阅读障碍。

例 11 原文：……这般的浓妆淡抹也相宜却无人赏识。[21]

译文：...what a shame it was that Wang Qiyao was all dressed up with nowhere to go. [22]

例 12 原文：说起麻将，严家师母就来精神，她脑子里出现许多精彩的和局，带有千钧一发之势的，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是多么令人激动啊！[21]

译文：As soon as Madame Yan started to talk about mahjong, the glory of her past victories flooded her mind and her spirit rose. There were the times when she had won by a hair's breadth, and others when her luck turned just as she had given up all hope. [22]

面对这类“生活化”的诗意化用，译者往往向“务实”一端偏移。例 11 中，严家师母因穿着打扮总不及王琦瑶而心生醋意，话中“浓妆淡抹也相宜”带有淡淡的嘲讽意味。若为了再现古典韵味而采用直译法，将丢失原文的讽刺力度。因此，译者选择归化策略，直接译为地道的英语俗语“all dressed up with nowhere to go”，包含“白忙活一场”的深意，更能引起目标语读者的情感共鸣。同样的翻译逻辑也体现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处理上。在描述麻将局这种快节奏、高情绪的语境下，硬性复现“柳、花、村”等古典意象，可能会造成西方读者的认知断层，割裂叙述脉络。因此，译者果断剥离意象外壳，直击语义核心，意译为“希望破灭”(given up all hope)与“运势逆转”(luck turned)。这种向务实端的偏移，不仅是由于语言差异，同时也可见译者对目标语读者接受心理的考量。

当诗句承担核心意象功能时，译者倾向于“求真”，通过直译保留文化厚度；当诗句融入生活场景、语义大于意象功能时，则转向“务实”，通过归化策略或显化逻辑确保跨文化理解。这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文学深度与可读性，实现了中国文学的有效传播。

4. 结语

面对诗性语言带来的跨语言再现挑战，白睿文与陈毓贤在英译过程中，并未采取单一的翻译转换策略。在四字格的翻译中，译者往往选择舍弃视觉意象，同时在音韵、表达、内涵等方面寻求补偿。在句式韵律的处理上，通过句式交替与差异化选词避免视觉冗余，并利用长短句的节奏调整实现动态补偿。在隐喻修辞的再现中，运用显化手段填补文化认知空缺，遵循目标语习惯进行适度省译，确保意象可感、逻辑连贯；而在古诗词化用上，则根据叙事功能在保留核心意象与舍弃边缘意象间精准权衡。

研究表明，译者在再现原作诗学特质时，努力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当涉及文化内涵丰富的核心意象时，译者倾向于“求真为本”，履行深度还原原作底蕴的专业责任；在关乎受众理解习惯的表达规范上，则体现出“务实为用”的取向，通过提升译文可读性，契合了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期待。这一发现为当代中国小说的英译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译者作为社会人，在“作者/原文”与“读者/社会”双重责任驱动下进行的理性选择过程。译本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译者能否在具体情境中对不同策略进行审慎权衡与灵活运用, 既不以牺牲文学品质为代价片面追求可读性, 亦不因固守原貌而忽视传播效果。在动态调适中实现专业还原与跨文化使命的统一, 有助于中国文学跨越语言壁垒, 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赢得真正的理解与接受。

本研究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从《长恨歌》整体诗性语言特征再现出发, 揭示了译者在“求真”与“务实”之间的动态权衡, 为解析当代文学语言特征的跨文化再现提供了新路径, 也为译者行为理论在文学性再现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受限于相关动因资料的获取, 本文未能深入探究白睿文与陈毓贤作为翻译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的协同决策机制。合作翻译涉及两位译者的分工、协商与相互影响, 其内部决策过程往往比个体翻译更为复杂, 可能因译者各自的学术背景、语言习惯和文化立场而产生张力或互补。期待未来研究能更深层次地挖掘译者身份及其背后的社会化动因, 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决策提供更具普适性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汪曾祺.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1.
- [2] 王安忆. 王安忆说[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 [3] 刘艳. 重构南方诗学与叙事美学——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恨歌》《黄雀记》为中心的思考[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27(5): 13-31.
- [4] Winterton, B. (2008)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ims Unambiguously for the Status of Literature.
- [5] 李莹, 孙会军. 《长恨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2): 66-73.
- [6] 王文强, 刘婷婷. 王安忆作品海外传播研究——以英语法语翻译为例[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5(4): 104-109.
- [7] 岑群霞. 场域理论视域下王安忆《长恨歌》上海书写的英译传播探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4): 48-62.
- [8] 薛梅. 新奇隐喻的汉译英研究[J]. 上海翻译, 2019(1): 25-30.
- [9] 张颖. 从陌生化视角看小说《长恨歌》中俗语的翻译策略[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5): 155-158.
- [10] 凤羽, 冯庆华. 隐喻翻译与上海城市形象的跨文化建构[J]. 上海翻译, 2022(2): 84-89.
- [11] 吴赟. 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J]. 社会科学, 2012(9): 185-192.
- [12] Chiang, B. and Rollins, J.B. (2009)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 by Wang Anyi, Michael Berry, Susan Chan Egan, David Der-Wei Wang. *World Literature Today*, 83, 64-65.
<https://doi.org/10.1353/wlt.2009.0068>
- [13] Francine Prose (2008) *Miss Shanghai*. New York Times.
- [14] Hockx, M. (2009)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
<https://u.osu.edu/mclc/book-reviews/song-of-everlasting-sorrow/>
- [15]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6] 许钧. 矻矻经年自成一格——《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 路径探索》序[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 35(1): 112.
- [17] 周领顺. 译者行为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行为研究(其一)[J]. 外语教学, 2010, 31(1): 93-97.
- [18] 周领顺. 葛浩文乡土风格翻译之论及其行为的倾向性[J]. 外语教学, 2019, 40(4): 77-82.
- [19] 付满, 贾柯. 中国武侠小说风格传译的译者行为批评探赜: 以《神雕侠侣(卷一)》张菁英译本为例[J]. 上海翻译, 2025(1): 82-88.
- [20] 冯树鉴. “四字格”在译文中的运用[J]. 中国翻译, 1985, 6(5): 19-22.
- [21] 王安忆. 长恨歌[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
- [22] Wang, A.Y. (2008)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 (Berry, M. and Egan, S.C. 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3] 束定芳. 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 21(6): 11-20.

- [24] 谭蜀峰. 当代小说语境中古典诗歌的回归与新变——论王安忆《长恨歌》与古典诗歌之关系[J]. 文学评论, 2018(5): 201-211.
- [25] 王安忆, 王晓明. 与作家王安忆面对面[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38-48.